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雜文跋三十八首

王山人西湖詩後

錢塘田叔禾志西湖游覽即野峻紅女吐一語小雋者必錄焉王君此詩惜後出二十年遂不獲采然散施湖山中光色無恙異時又焉知無叔禾者出於才情雅致條添一段佳話耶余有幽憂之疾故不能東游時時取叔禾志列山房中晚又得君詩于少文卧

游計足矣

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
矣太師李文正公為之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
余所見兩本其一在益都故尚書陳公清所其一則
莊懿諸孫一宦一琴持以見示者也明興人才之盛
獨稱孝廟時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
士者中間如劉忠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
及莊懿公皆敷歷中外位承弼著篤斐聲其他類亦
廉潔好脩之士僅一焦泌陽驚耳以香山洛社之耆

係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以仰窺 孝廟如神之智其
一時景物光彩為人所豔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
覽之寧無興懷耶然是九君子之賢厯足以奉弘治
之恭而一焦泌陽成正德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
于君子若此則又可憐然而思警也甲申之名公卿
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
志之

題江夏公卷後

江夏公射策舉高第為弘治庚戌讀策大臣用故事
相唱酬成卷而江夏公手書之藏於家卷中若三原

王端毅鈞陽馬端肅瓊山丘文莊盱江何文肅陽曲
周文端猗氏耿文恪長沙李文正錢塘倪文毅四明
屠襄惠皆彬彬鉅公長者蓋 憲孝之際太璞未完
其精歛往往脩本而略於飾江夏公孫淳父出示余
三復之恍然若絳侯張相如對語時狀令人想見文
景之盛有餘慨焉卷首畫為杜堇古狂筆今亦不可
復得矣淳父其善有之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
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二十餘年而天下

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駢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

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
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
即千古奚讓焉

梵隆羅漢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
却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
阿羅漢汝在何處噫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
孔毛裏覓之畢竟不得無可柰何而已

題虹月樓詩後

魯恭王所治諸宮室獨靈光殿存王文考異之作賦

紀其勝曾未數百年復鞠爲草莽而後之君子僅於殘
編遺墨間想見其飛虹却月之勝或有或無而已朱
氏在勝國有虹月樓畫壁冠東南楊鐵史爲之記馮
海粟係之詩爲一時勝事今所謂樓與画壁俱漫滅
無餘而朱氏子孫尚能守海粟詩蹟以比於文考之
賦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業信然哉朱君謂卷
末有大王父司馬公題托某敬識其後而歸之

三忠祠歌後

日子郎燕中時嘗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
亡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

義在人心靡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操以冀州牧成
篡業又于金為大酋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
忘恢復其地哉固不幸生各不獲遂今陸沈於腥羶
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狡狄之區一
變而為薄海星拱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灑然而來
游以享也予既用是語客又嘗一再餞故叅議陳先
生于祠所徘徊縱觀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以其說
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生之子謙亨出先生所為歌
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憤
激用壯令人慨然有白衣冠易水意太史固信國齋

孫其為樂書宜也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沒矣昔人謂孔北海嵇中散雖九泉下凜凜有生氣非其入與歌也耶

題所作僊巖歌後

文丞相自真州跳元帥與其客六人汎海由台上以間入廣起義兵台固其所從取步道也去丞相歿二百八十年而台諸生葉琰捐其所游地曰僊巖者請于官祠丞相而益以腴田若干畝供祀事友人支秉中為余言因與家弟各為歌一章紀之瑜月而葉生攜卷素來乞書嗚呼士古今不相及今葉得生值承

相持片帑從鄉里惡少年數十餘皇道海截爪步篡
太后少主以歸亦一奇也何至今承相問關五嶺至
雩都而始就瀆哉即辛際太平可以無節顯而往往
致其微意於千古磊落慷慨之際亦可嘉也已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叙及諸名士大夫之
作附焉今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想見也昔漢
東平王蒼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宦於國至老
不忍去為它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史冊蔚
為美談先生實以坊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

之所以賢先生與一時豔羨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有非申公枚叟所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知其久于疏傳之金也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我輩歷落崎嶇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嘒嘒鳴其不平豈真有不足耶為之一咲

贈題楊憑序後

憑里中子癸丑歲嘗有德于余余為文贈之已脫稿

會匆匆北上不果憑固不知余之有文贈之且十年
矣而交游中如徐中行吳國倫輩頗徃徃能傳誦以
為竒思一見憑而不可得今年春余居里憑以事北
上過余別語及之始欣欣動眉宇欲乞書為行李重
嗟夫余世所厭棄以為崎嶇歷落可咲人也又其文
多自喜如嚮二三子之外鮮讀之者而憑方數中怨
起獄家破於吾言不一讐其何重之有雖然吾覩憑
之貌益少氣益壯而心日益長操靄日益深憑行矣
世有能讀余文者又焉知其不識憑于杜德機也耶

乙卯秋得伯起劄于二君詩合為一卷去今十五年
矣伯起書法日益進劄于詩日益佳余日有所得
輒為人持去不復能成卷余後先一人耳而勤懶若
此固遇不遇之一徵也

送徐長谷詩後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造
肉餌兩類紅臍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蓋
正行體筆小流然不甚疎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置
云有異焉書之十年與先生為蓬萊之契方厭句時
多人事而史少卿際來迎疎藥于玉陽山房當以老

月初赴徵仙館乳云才讀是帖其髮已白而色遲
丹問其年云百三十八矣楚人嘗舉成化間進士至
大魯余妻異之七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為二
律詩以贈具以告導先生既去而北過玉陽山房
會余可錢塘之行可未月許歸再訪先生則相館哉
身一木矣不勝駭賞先生之子云抵少卿所一夕暴
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
生意憤憤輒發輒病利培劇愈病中作答予詩一章
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為我持謝王君儀
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參政唐比部皆好談養

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尚書筆為薦
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人且百三
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深論獨
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剎那間者而余與先
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為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索
書二詩乃為紀其事而志余感于後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內二紙上其師西溪先
生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婿今蘭溪史丞者偶得
之合為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內每作親

故書娓娓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即先
君子亦然世貞始好為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
矣書以志愧

題贈王先生卷後

余為文贈水亭公時公年六十既三年而王君來守
吳郡余解青州節歸又三年而王君以

璽書督吳四郡兵又二年而遷陝省以去水亭公固
老不衰於舊而王君望日重位日尊名理日益精乃
數數顧余出此卷欲書之為水亭公壽又以舍弟頗
解臨池併令書于鱗文偶焉余之歷落崎嶇世棄久